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田野考察筆記

新加坡芽籠區先天道齋堂調查

• 蘇芸若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由永別亭到陸祐堂

• 布裕民

香港基督教新五旬節教會主日崇拜田野考察報告

• 樊敏聰 陳燕蓉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八十七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3588939 傳真：(852) 31758145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新加坡芽籠區先天道齋堂調查

蘇芸若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那爛陀——室利佛逝中心
(ISEAS, Yusof-Ishak Institute, Nalanda-Sriwijaya Centre)

一、引言

2017 年 10 月，筆者兩次到新加坡芽籠區 (Geylang) 考察先天道齋堂。芽籠地區的齋堂數量之多和分佈非常集中，幾乎是新、馬各地所未見。¹也因芽籠地區的多元個性，作為清修場所的先天道齋堂與異族文化、紅燈區、街市文化相映成趣，在在顯示華人宗教滲透入庶民生活的肌理的情況。

先天道發展於清末，約於 19 世紀中期傳入新、馬地區。先天道的宗教場所統稱「齋堂」(Vegetarian House; Vegetarian Hall)，意為吃齋念佛之堂。在新、馬的文化語境中，齋堂往往被稱為「觀音堂」或「佛堂」，普遍被視為民間佛教的宗教空間。先天道齋堂的教派特殊性、跨域宗教網絡及其女性屬性，是區別於新、馬地區其他華人廟宇的重要特點。由於以道脈、派系而非血緣為組織信徒的憑據，先天道齋堂較易組合和重整各個籍貫的華人移民，因此出現各種以籍貫為原則來組成的齋堂。其中，說客家話的齋堂為數甚眾。而受到土生華人文化（峇峇、娘惹）影響的齋堂也可得見。

對東南亞先天道齋堂的研究有兩個重要性。其一，針對學界對「教派宗教」(Sectarian Religion)，「宗教融合主義」(religious syncretism)、「救世宗教團體」(salvationist religion) 和「慈善社團」(redemptive society) 的討論提供更具體的海外例子。²從中國大陸傳播到海外的先天道，與當地宗教環境和社區網絡結合，一方面不完全符合民國宗教結社的典型形態，另一方面則在新、馬地區逐漸拓展其定義與邊界，說明宗教結社之靈活形構，往往須從與社區的融合與分際來理解。「民間佛教」的實踐與網絡，更是直接回應東南亞多樣化的佛教發展脈絡，呈現出可供整合、借鑒、拓展的複數的佛教 (Buddhisms) 文化

內容而非同質化的、單一的、在全球化洪流下趨向一致的佛教 (Buddhism)。³其二，先天道齋堂的女性屬性，使其成為華人移民社會中，一個相當特殊的在地化女性空間，也回應了學界針對性別與宗教的討論——女性在個別宗教傳統中的定位，以及污染與救贖的課題如何因性別而有所差異等問題。齋姑作為獨立自主的清修女性，積極拓展自己的宗教虔信之領地，並不斷協商自己在移民社會中的性別身份，成為探索華人宗教與女性互動的重要例子。⁴

二、芽籠概述

芽籠 (Geylang) 位於新加坡河東部，是新加坡合法的「紅燈區」(red light districts)，同時也是華人宗教會館和宗教場所非常集中的區域。芽籠作為新加坡相對「複雜」的一區，除了是佛教的大本營（伽陀精舍，淨名佛學社、福海禪院、廣治長老的道場「蒼蘭院」）、也與一些華人老廟（如創建於 1821 年的順天宮）和各個宗鄉會館，（惠安、茶陽、溫州、三水等）同處在一個時空底下。⁵因此，在芽籠，同一棟建築物中「妓戶在上，廟堂在下」的情況並不罕見。⁶因為居民背景龍蛇混雜，所以芽籠地區是新加坡罪案發生頻率較高的區域。

芽籠大成巷 (Lorong Tai Seng) 一帶是早期華人移民認知中的「葱茅園」，以此區種植葱和香茅為名。兩間「九皇宮」——葱茅園鳳山宮、葱茅園九皇宮⁷——供奉的是新、馬地區特有的神祇——「九皇大帝」。「葱茅園」一帶也稱為「芽籠土乃」(Geylang Serai)，是新加坡少數馬來族裔集中的區域。19 世紀下半期，一個富有的家族買下芽籠區 1,000 英畝的地段，種植香茅。馬來語稱香茅為「serai」，在工廠提煉後的香茅油可用來製作香皂、香水或醫治風濕，所以，「Geylang」有可能指的

是馬來文「Kilang」，意即「工廠」，因此，芽籠士乃有「香茅工廠」的涵義。⁸在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治理下，新加坡的區域劃分往往與族群結合。牛車水是唐人街，小印度為印度人聚居地，而芽籠士乃區和「甘榜葛蘭」(Kampung Glam) 區則成為馬來族裔的活動中心。芽籠士乃對作為新加坡少數族裔的馬來穆斯林來說，是社區集體記憶的中心，也是在主流文化底下「他者」及其差異的呈現場所。⁹

此外，芽籠區也是新加坡少數較容易取得永久地契的私人土地地段，因此華人廟宇——尤其是隱身於民宅的私人廟宇如先天道齋堂——較能在國家社區整合制約中免受其害。¹⁰因此，芽籠區的華人廟宇林立，佛教、道教、孔教和三教合一的民間廟宇皆可見到。齋堂也是齋公、齋婆實際生活的場所，結合民宅與宗教空間，呈現其獨特的在地性格。筆者是次考察芽籠區的8間先天道齋堂，發現這些齋堂的一個共同特徵：雖敞開廟堂大門，但外頭籬笆鐵門皆上鎖。如欲參觀，需按門鈴待人開啟。筆者得知，大部份齋堂僅在農曆初一、十五或有特別法會時才會對外開放讓觀眾參觀，這亦是其「在家宗教」個性的遺留。

三、芽籠地區先天道齋堂的道脈源流

芽籠區的先天道齋堂計有8間，分別屬於先天道「東初派」¹¹的兩個不同脈絡——朝元洞系下的東陵門系，以及南山系。¹²據筆者的統計，新加坡全島共有30-40間不同派系的先天道齋堂，除了本文著重處理的東初派，還包括萬全堂派和歸根道、同善社的系統。¹³

先天道供奉的「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中，達摩(Bodhidharma, 483-540)被奉為東土初祖。《無極傳宗誌》流傳於新、馬東初派的齋堂，因此視為東初派的經典。據《無極傳宗誌》的記錄，達摩之後至六祖慧能皆為禪宗祖師。這方面爭議較少，但「七祖」的身份在教內則頗多爭議。據《無極傳宗誌》的記錄，六祖以後「道傳火宅，白馬雙成」，由白玉蟾(1134-1129)和馬道一(709-788)接任先天道第七祖。但是，有些派系以先天道乩著《雲城寶箓》為依據，認為「白馬」是白玉蟾和馬丹

陽——也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丹陽子馬鈺(1123-1181)，而非佛教禪師馬道一。¹⁴

東初派名自先天道兩廣「十地」張東初(1835-1879)，他也名張道芬。據《道脈源流》所記載：「張道芬，兩廣十地道長，光緒三年丁丑歲入四川祖堂，議定掌道位。由此自立辦至南洋，功勞卓著，林立佛堂。」¹⁵「十地」級別是先天道的位階排序中第二高階的，僅在「五公」之下，領恩「十地」的道眾在同一時期僅能有10位，被道眾稱為「大老師」。¹⁶位階排序之辨認也可從道號中的「道、運、永、昌、明」探出端倪。「道」字輩為「十地」，依次為「運」字輩的「頂航」、「永」字輩的「保恩」、「昌」字輩的「引恩」、「明」字輩的「證恩」(圖1)。在先天道系統中，女性領恩只能至「永」字輩止，就是「姑太」的級別。¹⁷一些先天道經文是「姑太」級別以上的道眾才能使用，經文中以「我男兒」作為上表¹⁸的稱呼，顯然預設使用者是男性或是已成功「斬赤龍」的姑太。¹⁹男眾居住的齋堂稱為「乾堂」，女性居住的齋堂稱為「坤堂」。在新、馬一帶，坤堂的數目遠遠高於乾堂，並且，「只可乾開坤，不可坤開乾」²⁰，坤堂基本上不可自行開辦。

東初派自第二任掌道沈性空(?-1887)歸空之後分裂為兩系：朝元洞系和南山系。朝元洞系於1873年在廣東建立羅浮山朝元洞，在海外以吉隆坡「登彼岸」觀音堂為主要中心。²¹前幾任祖師依次為張東初、沈性空、鞠會通、王裕安。王裕安於1903年在香港開闢筲箕灣極樂洞，成為最早在香港成立道場的先天派別之一。²²現在新、馬的東初派朝元洞系齋堂多承認香港極樂洞為祖堂，不少姑太也曾到過香港極樂洞。

東陵門系是東初派朝元洞系底下分支出來的支系，齋堂多以「善」字嵌入廟堂為特徵。²³東陵門系以新加坡東陵/東隆地區(Tanglin)地區為基地，就是現在近烏節路一帶。東陵門系的創辦祖師為馬純清，道號「道權」²⁴，他的神主牌位如今仍可見於東陵門系齋堂內。據筆者的田野考察，目前新加坡的東陵門系齋堂共有6間，其中2間位於芽籠。而馬來西亞的東陵門系齋堂則大約有15間左右。

東初派南山系齋堂數量較多，以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堂（天德堂）為中心，至今香火仍然鼎盛。據 90 年代的統計，當時在新加坡約有 30 間南山系坤堂，另有 30 間散佈在東南亞各地，第一期分堂以「天」字為首；第二期分堂以「德」字為首。²⁵ 據筆者近期的調查，目前新加坡所存的南山系齋堂約有 15 間左右，包括已轉型為佛教的齋堂。而單是在芽籠地區，就有 6 間。在各齋堂的碑銘記錄中，天德堂往往資助分堂的建立及重修。²⁶ 南山系傳承的祖師依次為：張東初、沈性空、李南山、許道智（燦然）、張和宗、江允恭、李春三、李乾明、謝西臨、鄭堯德 / 陳超然、溫至中、李景昱 / 騰冲盈、吳聖和、陳慎謙。²⁷ 自陳慎謙（勤川）於 1998 年

歸空，祖師道位懸空至今。²⁸

從表 1 可見，芽籠區 8 間齋堂中有 2 間屬於東初派朝元洞東陵門系，其餘 6 間則屬於東初派南山系。這些齋堂中最早建立的是忠德佛堂，也稱寶德堂，由邱原根姑太建於 1902 年。次者為善福堂，由徐亞才姑太建於 1919 年，其他的齋堂則分別建於 20 至 40 年代。其中，已經「空門化」的齋堂有三間，分別是善福堂、天成堂和普原堂。「空門化」意味著齋堂已由佛教剃度的法師接管。不再是典型的先天道「帶髮修行」之齋姑負責管理。以善福堂為例，如今已 100 高齡的善福堂胡隨就姑太於 10 多年前受三壇大戒出家，法名釋普瑜。其養女釋善森較她更早就已出家。

表 1：新加坡芽籠地區的先天道東初派齋堂

名稱	派系	創立年代	現況
善緣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29	存
善福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19	空門化
天成堂	東初派南山	1937	空門化
天善堂	東初派南山	1930	存
天壽堂（呂祖宮）	東初派南山	1940	存
天南佛堂	東初派南山	1940	存
普原堂（南海飛來）	東初派南山	1923	空門化
忠德佛堂（寶德堂）	東初派南山	1902	存

朝元洞東陵門系的善緣堂和善福堂²⁹ 顯然曾經保持友善往來，兩堂姑太和各分堂姑太不止一次同時出現在善福堂善森法師所提供的照片中。筆者調查馬來西亞柔佛州彼咯（Bekok）的善因堂時，善因堂姑太也表示和善福堂非常熟悉。彼咯善因堂亦屬東陵門系齋堂，由黃興華姑太創辦於 1887 年。

善福堂由徐亞才姑太（-1956）創辦於 1919 年。徐姑太本在福建西覺寺持齋念佛（原名觀音庵），1919 年跨海到新加坡建立善福堂。徐姑太的徒孫胡玉就（胡玉蓮）創辦馬來西亞居鑾的善慶堂、胡隨就負責新加坡善福堂、徐慶賢則創辦馬來

西亞清雲寺。這幾位姑太的徒孫還建立了新加坡普陀巖、馬來西亞善意堂和馬來西亞三聖佛堂。³⁰ 善福堂的建築陳設是典型的先天道風格。建築物兩層樓高，一樓為開放的佛堂，二樓則為不對外開放的老母殿（也稱「金母殿」）。每天四次念經供奉無生老母，並在殿前長案懸掛東初派特有的法器「老母燈」，也稱「老母火」或「無極燈」，是先天道宇宙觀統率「無生老母」的具象化。³¹ 筆者收集到的老母燈圖像中，朝元系和南山系的老母燈造型大致雷同，惟上方蝙蝠圖案有小小微異（圖 2）。蝙蝠作為中國文化中的瑞獸，有吉祥意涵，取意「福

從天降」。老母燈通常置放在不對外開放的二樓殿中，因此筆者的收集工作其實異常艱難。通常只有已空門化的齋堂才會大方任筆者考察老母燈。

有趣的是，在是此的善福堂考察中，善森法師取出一張祖師像遞給筆者，說是之前姑太所藏的祖師像。一看之下，才發現這是南山系的13祖溫至中祖師（圖3）。朝元洞系收藏南山系祖師像，說明兩個分系其實在南洋維持友善往來，並不如初分裂時的競爭狀態。³²

芽籠區南山系的6間齋堂，分別屬於不同的方言籍貫，有潮州、福建、客家和廣東。除了忠德佛堂有老母燈，其他的齋堂都未曾見到。忠德佛堂老母燈上的蝙蝠圖案和十字港觀音亭的老母燈形式相同，顯示其承來自南山系。觀音殿前的「佛光普照」，也與其他齋堂一致。這幾間南山系齋堂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皆會陳列一張陳慎謙祖師在1991年接任祖位的團體照（圖4）。從照片上，筆者辨認出了幾位南山系齋堂的齋姑。南山系齋堂和祖堂的關係至今依然相當密切，據悉，每年農曆新年各分堂齋姑都會到祖堂一聚。陳慎謙祖於1998年歸空後，南山系齋堂組織由新加坡如切觀音堂（天爵堂）的周育民道長。據筆者近日所知，周道長已於去年（2016年）歸空。南山系僅存三位十地道長（包括周道長）如今尚存兩位，他們是泰國天一堂的王道儒，和印尼泗水的沈惠理。³³馬來西亞南山系齋堂天春堂於2015年開幕新分堂——天惠堂，沈惠理道長也曾蒞臨觀禮。

天壽堂（呂祖宮）是芽籠這幾間南山系齋堂中比較有特色的一間。筆者考察時，天壽堂善信眾多，有些人來祭祖（齋堂提供善信存放祖先牌位）、有些人來找姑太問事，也有人在排隊等待姑太擇看婚禮的黃道吉日。約莫80有餘的天壽堂姑太身著先天道的典型裝束——淺藍衣衫黑色裙，說著客家話，非常和藹可親，也告知筆者一些南山系齋堂的近況。蒙姑太告知，芽籠13巷的一間齋堂就因政府徵地而遷到齋姑自己的家中。即是政府組屋，也就不便開放給大眾，此堂因此不存。

天壽堂內懸掛了不少南山系祖師和姑太像。其中一張是景昱祖坐化霞升之像，聯語寫著「元神離東土，真性返西方」，聖和祖的照片上寫著「小孩

今世求心度，吃素清規念佛時」，還有一張允恭祖身著清朝官服的照片。這些珍貴的照片，顯示天壽堂非常重視祖師傳承。天壽堂大殿的入口處也寫著「祖師傳衣鉢悲天憫世拯生靈」。

四、結語

新加坡芽籠區的8間先天道齋堂，屬於先天道南洋系統中的東初派朝元洞東陵門系和南山系。兩系齋堂同時位於一個區域，承脈互助，至今仍保持友善聯繫，在先天道齋堂的例子中非常有代表性。建國以來，新加坡急速邁入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衝擊著國內文化遺產和傳統宗教的生存空間。芽籠區的先天道齋堂，依然能在現代化的洪流中應時發展，或加入佛教總會尋求合法化，顯示道眾積極在極其壓縮的城市生態中尋找生存的空間。新、馬的齋堂在兩國未分家前保持緊密聯繫，祖師及道眾常常走訪分堂，交換資訊。國族分界制定以後，兩國齋堂之聯繫無疑急速銳減，卻仍可從每年分堂回祖堂的團拜儀式中得到某種程度的保留。

與先天道其他派系萬全堂派、歸根道和同善社系統相比，東初派的齋堂仍在所有齋堂中佔大多數，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在地化」性格。筆者針對新、馬、印尼先天道齋堂的田野調查仍在持續進行中，僅以此文記錄系列考察中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案例。

註釋

¹ 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孟加勿殺區（Mangga Besar）則頗可相提並論。

² 參見筆者即將刊登的一篇書評：蘇芸若，〈評介《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漢學研究》，第35卷4期（2017）。

³ 參見 D. Christian Lammerts, "Introduction," in D. Christian Lammerts eds, *Buddhist Dynamics in Premodern and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5), pp. 1-2.

⁴ 參見筆者即將刊登的一篇文章：蘇芸若，〈在地化的女性宗教空間——新加坡、馬來西亞先天道齋堂的案例考察〉，《華人宗教研究》，第9期

(2018)。

⁵ 一名宗鄉會館的負責人對記者說：「平日我們的會館是關上門的，對面（妓戶）也是關上門的，常常有人按錯門鈴，要找阿姑，我們只好叫他們再按對面的門鈴」，參見：區如柏，《寸寸鄉土情》（新加坡：青年書局，2006），頁 150-56。

⁶ 參見 Kenneth Dean, “Parallel Universe: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in Singapore or What is Missing in the Singapore Model?”, in Peter van der Veer, ed., *Handbook of Asian Cities and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281-282.

⁷ 葱茅園九皇宮因政府徵地已與眾弘善堂共同遷入阿魯目甘路 (Arumugam Road)，合稱「眾弘善堂九皇宮」。

⁸ 參見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eds, *Recollections: People and Places* (Singapore: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1990), p. 10.

⁹ Rahil Ismail, “‘Di waktu petang di Geylang Serai’ Geylang Serai: Maintaining Identi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in Rahil Ismail, Brian Shaw and Ooi Giok Ling eds.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a Globalising World: Diverging Identities in a Dynamic Region* (Surrey: Ashgate, 2009), p. 19.

¹⁰ Kenneth Dean, “Parallel Universe: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in Singapore or what is missing in the Singapore model?”, in Peter van der Veer, ed., *Handbook of Asian Cities and Religion*, pp. 281-282. 新加坡「聯合廟」(united temples) 指的是將幾間廟宇集合於同一建築之下，其構成回應政府整合宗教場所的舉措。

¹¹ 由於先天道道脈經歷多次分裂，以祖師名字標識道脈及門系，純粹為了方便討論。「東初派」名自先天道祖師張東初，張東初在 1871 年承先天道「金祖」林周官之命下暹羅普度，1876 年宣告自立。參見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臺北：博揚文化，2015），頁 486。

¹² 「東陵」以地域為名，「南山」則依循祖師名號，

亦指從李南山開始分裂出來的派系。

¹³ 萬全堂派以嶺南地區為發展中心，在新加坡尚存的道堂有飛霞精舍，飛霞一脈的發展情況參見麥泰開，《道脈源流》（新加坡：大光佛堂、飛霞精舍，1949）（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藏）。歸根道及同善社系統則分別是先天道在 1837 年和 1858 年以後分裂出來的教門。歸根道齋堂在馬來西亞的情況參見：蘇慶華，〈檳城的先天道支派——歸根道初探〉，收入《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創價學會，2004），頁 1-34。同善社至今在新加坡轉型成「南洋聖教會」(Nanyang Sacred Union)，從新加坡孔教會中分裂而來。先天道在新、馬地區的分裂情況之詳盡列表參見馬喬利·托普萊 (Marjorie Topley) 著、周育民譯，〈先天道：中國的一個秘密道門〉，《民間宗教》，第 2 期（1996），頁 22-23。本文所指的「東初派」，在托普萊的分類中屬於「普度門」的其中一支。

¹⁴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51-58。

¹⁵ 麥泰開，《道脈源流》，頁 28。

¹⁶ 「五公」也稱「五行」為以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為名的先天道教銜，「五公」中的其中一人通常會成為祖師。祖師之選擇也回應教派宇宙觀的五行觀念，如當下是水元素支配，繼任祖師應是有水公教銜的人。在「五公」之下，由兩個「十地」分管一般的日常事務，「五公」和「十地」又稱為「十葉五花」。先天道教階情況參見：馬喬利·托普萊 (Marjorie Topley) 著、周育民譯，〈先天道：中國的一個秘密道門〉，頁 31-34。

¹⁷ 麥泰開，《道脈源流》，頁 30。

¹⁸ 各類「表文」包括超度、清吉、慶祝、還願、放生、免病、護道等儀式文書。

¹⁹ 「斬赤龍」為女丹的養成法，創始人為著名的女丹修煉者孫不二（1119-1181），全真七子之一，也是馬丹陽的妻子。「赤龍」即為女性經血，「斬赤龍」力圖使女性經血中斷，而透過丹法（「養丹」、「養胎」）而轉化成新的能量「白

- 鳳髓」。參見：張珣，〈幾種道經對女人身體描述之初探〉，收入李豐懋、朱榮貴等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頁 38；林欣儀，〈道教與性別——二十世紀中葉後歐美重要研究評述〉，《新史學》，第 26 卷第 2 期，頁 221-222；Catherine Despau and Livia John, *Women in Daoism* (Cambridge: Three Pines Press, 2003), pp. 198-243.
- ²⁰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頁 498-499。一些齋堂並不以乾堂、坤堂為稱呼，某些以「精舍」為名的佛堂實際上也為先天道齋堂。這個例子在印尼更為明顯，幾乎所有齋堂都以「Wihara/Vihara」為名，取代較早前「觀音堂」的印尼語音譯「klenteng」。參見 Cl. Salmon and D. Lombard, *Klenteng-klenteng dan Masyarakat Tionghoa di Jakarta* (Jakarta: Yayasan Cipta Loka Caraka, 2003), p. 10（印尼語撰寫）。
- ²¹ 登彼岸觀音堂建於 1884 年，今已改宗佛教，名「法界觀音聖寺」。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489-490。
- ²²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491。
- ²³ 王琛發，〈族群際遇與信仰前景的交織——論馬來西亞的王母信仰〉，收入《臺灣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勝安宮管理委員會，2009），頁 311。以「善」字為名的齋堂在新、馬地區大部份為東陵門系齋堂是沒有異議的，然而筆者在印尼的田野調查卻發現以「善」字為名的齋堂並非承法自東陵，而有可能是朝元洞李祥雲一系。李祥雲一系為典型的客家齋堂，傳承自梅縣松口鎮。李祥雲一系在新、馬的發展情況參見蘇慧娟，《先天道在南洋的傳播——以馬來西亞客家庵堂為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3）。
- ²⁴ 馬純清的生平資料參見林博愛（南洋民史纂修館編輯部），《南洋名人集傳》（檳城：檳城印務局，1939），頁 7-8。
- ²⁵ 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堂，1997），頁 20-21。
- ²⁶ 參見 Wolfgang Franke and Chen Tieh Fan,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82-1987), pp. 173, 349.
- ²⁷ 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頁 25。
- ²⁸ 陳慎謙祖師的訃告參見新加坡 *The Strait Times*, November 7, 1998, p. 81.
- ²⁹ 需要注意的是，印尼雅加達也有同名的善緣堂 (Wihara Sanata Dharma) 和善福堂 (Wihara Sasana Dipa)，分別建於 1930 及 1935 年，也是先天道齋堂，屬朝元洞李祥雲門系。兩國四堂的齋姑互不認識，也不知有同名的情況。李祥雲門系分裂自朝元洞系，以梅縣松口鎮為基地，新、馬李祥雲系的齋姑也曾到過香港極樂洞。如此說來，與東陵門系也算是同門。
- ³⁰ 參見胡銘長編，《惠性慈心實錄》（新加坡善福堂、福建永定西覺寺，2005）。
- ³¹ 關於老母燈的情況參見王琛發，〈青蓮教下南洋：馬來亞最早期的瑤池信仰〉，《華人文化研究》，創刊號（2013），頁 51；黃子榮，《大山腳鎮佛教發展史初探——以先天教派齋堂、佛寺、精舍為例》（檳城：馬佛青佛教文摘社，2009），頁 95-96。香港的先天道東初派齋堂如天真堂亦有老母燈。也可參考筆者即將刊登的文章：蘇芸若，〈在地化的女性宗教空間——新加坡、馬來西亞先天道齋堂的案例分析〉。
- ³² 東初派典籍《慶祝表文》云：「朝元洞，擅專權，不通中外自主張；南山祖，德無量，捨身為道喪申江」。參見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492-493。南山系列位祖師生平資料參見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頁 24-25。
- ³³ 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東南亞發展》，頁 517-518。



圖 1、檳城大圓佛堂的東初派朝元洞系祖師牌位。排法順序為宗廟制度中的「昭穆」制。除裕安祖為「運」字輩，其他三祖皆為「道」字輩。筆者攝於檳城大圓佛堂，2017 年 10 月。



圖 2、左為檳城大圓佛堂的母燈（朝元洞系），右為吉打十字港觀音亭的母燈（南山系）。筆者攝於 2016-17 年。



圖 3、善福堂收藏的南山系 13 祖溫至中祖師像。善福堂釋善森法師提供，2017 年 10 月。



圖 4、南山系天德堂陳慎謙祖師接任祖位之照片。筆者攝於天南佛堂，2017 年 10 月。

由永別亭到陸祐堂

布裕民

1. 前言

我的〈游泳雜憶〉在《田野與文獻》第 85 期刊登後，朱溥生先生（兒童文學作家及專欄作家）徵得華南研究中心同意，在溫哥華一份以華人為對象的刊物《新天地》連載刊出。朱先生說，海外華人朋友，都很喜歡看這類懷舊的文章。《田野與文獻》的黃永豪編輯對我有另一種啟發。他說，歷史是屬於眾人的，每個人一點一滴的經歷，記錄下來，可構成一個時代的大歷史。我想，我求學的歷程，相當曲折，可以反映香港上世紀 50 至 60 年代教育的一個側面，因此不揣淺陋，把我從小學至進大學前一段經歷，記述出來。文中兼記了一些家庭情況，也可反映當年某類移民的一個側面。

2. 一點家世

因為我的姓氏較為罕見，往往被人問及「布」是不是北方人的姓氏。事實上我是地道的廣東人，籍貫是南海佛山。據故老相傳，「布」是佛山「雞田布老」四大古姓之一。我的祖父，大概是一個生活於廣州，讀過書而家道中落的商人。他的一個妹妹，是江孔殷太史（以創製「太史五蛇羹」最為人知曉）的四姨太，使布家稍稍攀上一點富家的味道。大家如果看過杜國威先生編寫的話劇《南海十三郎》，當會留意到劇中演員所扮演的那個當家的姨太太，就是我的姑婆，她的名字叫布白。南海十三郎（編者按：江譽鏐）是江太史的第十三個兒子，論輩份是我的表叔。我的父親是江太史第十一房姨太太的乾兒子，因此和江家那些表兄弟姐妹都是有來往的。

攀上一點富家味道是沒有甚麼意思的。父親排行第五，祖父過身時，他只有十多歲，便得自行謀生。那時他的三姐在上海，他便往上海投靠姐姐兼自行謀生。輾轉間他到了南京當政府公務員，也

就是這段時間，認識了母親。

母親出身大家閨秀。在 30 年代，能夠上新式中學唸書的女子，真是寥寥可數。我的外祖父在當時應該是新思想人物。看他為三個女兒起的名字便知其一端，一個名均權，一個名均衡，一個名均量。母親是大女兒，名字叫徐均權，後來改名徐澄宇（我很少見到這種氣魄的名字）。母親告訴我，他們徐家是明初名臣徐達的後代。母親中學畢業後沒考上大學，便當了公務員，也就是在那時認識父親，後來便結婚了。

抗戰時，父母隨著政府遷到了重慶。我大哥是在重慶出生的。1945 年抗戰勝利，父母沒有隨政府遷回南京，選擇離開政府，拿一筆遣散費回廣州，準備轉來香港。那時我在母親的肚子裏。母親常告訴我，她是懷著我擠在公路車上，由重慶到廣州，顛簸了 18 天，我沒有在路上給顛下來，算是萬幸了。到廣州後買了車票前往香港，起行前一天，作動了，迫得留在廣州。我是在廣州出生的，當時是 1946 年 1 月，我排行第二，大約在一歲時來到香港。

父母拿了政府的遣散費，在廣州呆了一段時間後，來到香港。相信父母沒有意識到戰後謀生是這樣困難。他們最初租住在尖沙嘴河內道，還從廣州帶來了一個工人。逐漸坐吃山空，趕緊節約開支，搬到了九龍城寨的木屋居住，那時三妹已經出世，工人往別家打工了。

我家在九龍城寨並不能安居。1950 年 1 月九龍城寨發生大火，燒毀了二千多間房屋，我們不能倖免。當時父母能否帶出一些細軟，我不知道，但知道是寄居在九龍城城南道一間涼茶鋪中，一家人打地鋪，睡板凳好幾個月，靜候徙置。等到何文田徙置區建好，我們搬到何文田新村的沙磚屋，居住了 16 年。到了 1966 年，何文田整個區域改建，

我們便遷到慈雲山的多層徙置大廈。四妹、五妹、六弟都在何文田出生。我的教育，是在住在何文田的時候開始。

3. 學前教育

和很多人一樣，我的教育是由母親啟蒙的。不知為甚麼，一個情景我記得很清楚。每天下午，我和哥哥坐在床上，母親也坐在床上，拿出兩個裝餅乾的鐵盒，每個盒內裝了字卡，讓我們兩兄弟認讀。我還記得，那些字卡都是母親親手製造的。她把拍紙簿紙一張分為8張小紙片，在每張小紙片上，用毛筆寫上很工整的中文字。每天溫習日前學過的，然後加四個新的。日復一日，那鐵盒很快便裝滿了字卡。

現在的人，有五花八門的學前教育，我有的只是認字卡。但我絕對相信，這不費錢的方法，效果極好。我是承傳母親教我時採用的方法教導女兒。我計算過，我女兒三歲半時，能認讀的中文字超過1,000個，繁簡體兼學（當時謝錫金教授不相信可以同時學習繁簡體字，親自對她做過測試），讀幼稚園時，已能自己閱讀大部份兒童圖書，四年級的時候，已讀簡體字版的金庸小說《碧血劍》。假如說我的中文水平還可以的話，首功應歸於我的母親，我的女兒也沾了她的恩澤。

我對母親的學識和能力，是絕不懷疑的。一個千金小姐，來到香港，家境拮据時，能胼手胝足，做小販（賣麵包、賣瓜子、賣水果、開粥檔）、做手工藝（鉤毛線花）、養雞（過年過節時賣給附近的店鋪）、做會計（替附近的商鋪結帳），機會來到時，在一間製衣廠當文員，後來升至主要負責人的職位。我讀初中時，她仍能就我的數學、物理等科目給予指導。也許是工作太勞累的緣故，她在一次腦溢血中過身了，過身時是1963年夏天，才四十一歲。

4. 永別亭裏的小學——何文田新村小學（1950 – 1952）

我母親很重視我們的教育。當知到附近有一所學校開辦，便立刻把我和哥哥送到這所學校讀書，那時我是四歲半。

這所學校名叫「何文田新村小學」，是由一個永別亭改建而成，位置就在現今培正道與公主道的交界，靠近培正中學的側門。何文田地區曾有很多墳墓，亦曾是專門下葬因天花病而死的人的地區，日治時期，曾為亂葬崗，在那裏，有一個永別亭，毫不出奇。不知何人捐資，把這座永別亭改建為一所小學。這所小學，實際上只有兩個課室，只有兩個班級，一年班和二年班。課程如何，我已完全沒有印象了，只是對其中一位老師，至今不忘。

這位老師姓傅，我們都叫他傅先生，是一個年青男子，身形高瘦。可能我家是附近少有的有文化的家庭，他偶然會來我家坐坐。一次，他來我家，給我兩兄弟每人送了一本圖書。我們收到禮物是極為罕有的事，何況禮物是書籍，所以印象異常深刻。這本書可能也是我愛閱讀的一粒種子。

當時政府設有師訓班，給在職教師進修，使他們能獲取正式教師資格。傅先生考進了師訓班，後來到了大埔的大光學校任教。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某年到大光學校做會考監考員，碰到了他，寒暄了幾句，大概他已忘記當年的毛頭小子了。

還有一個人值得一記的。第一天上學時坐在我鄰座的同學，名字叫鄭鍾雄（工作時的名字是鄭榮泉）。小學畢業後輾轉進了英國皇家海軍當軍艦上的廚師，後來成了港督府（後來禮賓府）的廚子，曾任最後兩屆港督和第一屆特首的主廚，和我六十多年情誼，至今不衰。

5. 德明中學晚班（1952- 1954）

何文田新村小學只辦到二年班，那我們怎樣升學呢？鄰近不是沒有學校，但有些學費昂貴及門檻極高，如英皇佐治書院、培正中學；有些我又不願意進去，如勞工子弟學校。我們村中的小孩，很多都不進學校。母親是很重視我們的教育，四方打探之下，知道在旺角的德明中學，開有「晚班」小學，便把我們送到那裏。

德明中學是有台灣背景的學校，校名也是用孫中山先生的名字。當時的校舍在今旺角麥花臣球場側，洗衣街和山東街交界處，連操場在內，是一方形約四層高的建築物。我還記得一邊是教學樓，另一邊圍牆下有一個講台，講台的牆上有國徽，中

間是操場。操場是學生集合的地方，但在平時，我可以操場上玩耍和奔跑。講台則是在學生集合時老師訓話的地方。我會用國語唱中華民國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就是在集會時學會的。

晚班有別於夜校。所謂晚班，是在日校學生放學後，下午 5 時開始上課，至晚上 9 時放學，學生有四個小時在學校，課程較充實，與正規日校小學沒有太大分別。而夜校是下午 7 時上課，9 時放學，只有兩個小時，課程便大為減小了。我當時讀的是晚班，所以後來在銜接上正式小學，沒有太大問題。

在德明晚班，大約讀了兩年吧！除了當時唱的中華民國國歌留在腦海裏，還有一事至今不忘。我是一個小頑童，一天小息，在操場上，跳上乒乓球桌，模仿著小人書（當時叫做公仔書）上的架式，說是打擂台，結果從乒乓球桌上掉下來，左手手肘關節錯了位。回家後不敢告訴父母，哥哥也為我瞞著。但手肘紅腫疼痛，那能瞞得住呢，結果母親把我帶到鄰巷一個街坊處，讓他料理。我還記得他讓母親別過頭不要看，跟著他雙手一拉，關節已復了位，跟著敷了藥，上了夾板，一個星期後便復元了。現在有一句話，說「高手在民間」，有一定真實性。

6. 樂道小學（1954 -1957）

跟著，在我們家居附近，新開一所學校，我便轉到這所學校，算是第一次在一所正式學校就讀了。那時我是四年級。

這所學校是樂道小學。樂道是尖沙嘴一條街道的名字。在那裏有一個基督教會，剛巧又叫樂道堂。就是這個教會，在何文田區辦了這所小學。這所小學現在已不存在了，但一所樂道健康院仍然存在。當這所健康院奠基時，我們一群小學生是曾被帶去當布景板的。樂道健康院是在山腳，樂道小學是在山頂，現在這座山已被夷平了。

樂道小學佔地頗廣。我還記得校舍建築是呈 L 形的平房。L 形的長邊是一列八個課室，兩個課室供幼稚園用，六個課室供小學用，每年級一班。短的一邊，除甬道外，便是教務處和教師休息室。L 形的夾角空間，則是操場，是一片黃沙地。操場頗

大，還有跳高和跳遠用的沙池，但從沒有見過有人練習跳高和跳遠，那只是孩子們嬉戲玩沙的地方，雨天變成一個方形水窪。L 形短邊的外面，也是一片空地，放了兩張乒乓球桌。這是每個小息我們爭相奔往的地方。學校四周，用鐵絲網圍起來，外面山坡上，就是叢生的野草。

學校的課程，多已不記得了，只有一些零星的記憶。上聖經課，每課必要背金句，講完課文後，必有一半時間是唱聖詩。我還記得有一首歌，是把聖經各書卷的名字串連而成，但我從來都記不下，唱不了。一個英文老師，姓關，惡得很，拿戒尺打同學手心是常事。一個體育兼美術老師，姓何，頗得同學歡迎。每天早上，所有學生都要在操場集合，然後做早操，大家跟著何老師的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在活動手腳。後來的小學，恐怕沒有做早操這回事了。何老師教美術勞作，其中一份作業，我印象仍深，那便是木刻。何老師用毛筆寫了「力行」兩個字在一塊木板上，讓我把它刻了，我還把它上了油漆，很有成功感。聽說後來的小學勞作，都是由美勞教材公司統一提供教材，那學生便沒有機會得親老師的手澤了。

當年樂道小學的學生水平，肯定是不高的。我四年級才第一次唸英文，用的英文課本仍是馬來亞版的（那時還不叫馬來西亞），第一課是「A man. A pan. A man and a pan. A pan and a man」。我不能說老師教得怎樣，但我自己肯定是混混噩噩的。我念到六年級，26 個英文字母，還不能全認出來，但我的成績，從來沒有掉到十名以外。

7. 小學會考

當年，小學畢業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教育階段。小學畢業生，理論上已經可以就業，因此課程中便有一些相當實用的科目，如珠算、尺牘等，這些科目現在都沒有了。亦因為這樣，小學畢業便有小學會考（正式名稱是香港小學六年級會考），由教育司署統籌，讓完成小學六年級課程的學生應考。小學會考在 1962 年被「升中試」取代。

但要知道，不是每一個讀完小學六年級的學生都有機會參加這個考試的。我不知道當年教育司署是怎樣決定每校的考生名額，但我清楚記得，當

年樂道小學只派出六個六年級學生赴考，我是其中之一。

可惜的是，我不知道這是難得的機會，因為考試達某一標準的考生可升讀官立中學或補助中學（即今大部份名校），首 100 名的還有五年免費學位。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一試定終生」的重要，因此我完全沒有積極準備。我只隱約記得，考的是中、英、數、常識四科，中文要識很多成語、數學要在短時間內算出很多道題目，包括四則題及文字題，常識要認識很多國家的名字和她們的首都，英文我則全無概念。我沒有積極準備，我相信另外五個同學也沒有積極準備，學校也沒有催谷。住在我們那區的人，能讓子女讀完小學已是少數，沒有誰奢望繼續升學，別說升讀名校。結果，據我所知，沒有一個合格，而事實證明，大部份同學讀完小學，都外出謀生，包括上文提到做特首主廚的同學。他小學畢業之前，是在家中協助父母做外判的「車衣」工作，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製作手電筒的小燈泡，後來赴新加坡受訓做軍艦上的廚子。

8. 樂善堂初中（1957-1960）

一起小學畢業的同學中，我是比較幸運的，因為父母都盡量讓我們有機會讀書。哥哥比我早一年讀完小學，進了位於九龍城的樂善堂中學。我讀完小學後，順理成章也進了樂善堂中學。

樂善堂中學位於九龍城龍崗道和賈炳達道交接處，過了賈炳達道，便是九龍城寨。那是一個兩層樓高的自建校舍，有籃球場，當時來說，算是正式規模的學校了。上午辦的是小學，下午辦的是初中，是中文中學，沒有辦高中。

我和哥哥每天在家吃過中午飯後，便一起從何文田沿著亞皆老街步行到九龍城上學，大約要走半小時。走路上學的原因是要節省金錢。那時巴士是有學生月票的，每天可乘坐四次，上車後拿出月票給售票員打洞。月票每月 8 元，當時一個分段以上票價二角，用月票能節省一半有多了。但是我們兩兄弟，兩張月票要用 16 元，而我們的學費只是每人每月 15 元。節省金錢的辦法便靠兩條腿走路了，我們也樂得有在街上遛躑的機會。

樂善堂初中的課程是相當完整的，學生程度

則和名校不可同日而語。除了英文科外，其他各科我都能應付得不錯，而且不是死記硬背、囫圇吞棗，這一點在我往後的求學歷程中反映得很清楚。老師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中文的凌老師和一位教數學的馮老師。凌老師對中文課本中的選文好像不大滿意，經常從《古文觀止》中選文章來教我們，我最記得在中二的時候，他教我們讀李陵的《答蘇武書》，「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上課時輪誦，讓我們唸得琅琅上口，至今很多句子都記得。到我教書有機會編課程時，才發覺很多人認為這篇文章放在中六仍嫌過深。

教數學的老師，名字叫馮秉剛，他在第一課介紹自己時，在黑板上寫上名字，然後說：「這是『秉』字，不是『東』字，把上面一筆移到左旁，才是『東』字。」就這樣我記下了他的名字。能拿自己的名字在學生面前開玩笑的老師，到今天也不會多。當時的初中數學課程，中一讀算術，中二讀代數，中三讀幾何三角，課本都是戰前國內出版的。算術難題極多，我是不大了了的。哥哥高我一班，他的數學好，練習簿也留了下來，我便邊抄邊算，應付過去了。中二的代數，有了 $x y z$ 去代入未知數，算術上的難題都變得容易，因此數學科便成為我的強項。到了中三，可能我較傾向於圖像思維，幾何和三角都學得好，在中上下學期的數學比賽都得到冠軍。我的數學基礎，在我往後的求學中也得益極大。

理科方面，包括生物、化學和物理，是分開三科的。這方面，我便不太好了。學校是有實驗室的，但進實驗室的機會不多。還有印象的，便是用顯微鏡看洋葱皮、製蒸溜水、用砝碼試用天平。不過，有機會進實驗室，還是頂興奮的。實驗室中有幾個人的胚胎標本，每次進實驗室都看上幾眼。

當時的課外生活，便是閱讀。閱讀的興趣自小便有。何文田有一個教會辦的、規模非常小的圖書館，我經常前往，坐在矮板凳上看書。《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等繡像小說，一本都沒有放過，較新派的像《中國殺人王》、《女俠盜黃鶯》等更是看得

津津有味。（後來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系列，便有《女俠盜黃鶯》系列的影子）。那時剛興起新派武俠小說，市面上又興起租小說的店鋪和攤檔，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便是追讀的對象。當時沒有人指點，不曉得讀嚴肅書籍的重要。

9. 聽差生涯

在樂善堂中學讀的三年初中，算是我讀正規學校最長的一段時光。初中畢業後，便失學了。那時，父親在中環一個寫字樓當聽差，母親在一間工廠當文員，二人的收入，養活一家八口，是左支右絀的。要供我們進入高中讀書，看來是無能為力了。1960 年的夏天，父親便安排了我兩兄弟出外工作。哥哥是進荃灣一間紗廠當學徒，我便在中環一個寫字樓當小聽差（office boy）。

小聽差的生涯，其實並不難過。早上要比其他職員較早回到寫字樓，清潔桌椅茶杯，為每個茶杯沖上一杯茶。九時多，領班便會安排我們幾個小聽差出外派送文件，大約中午才回到寫字樓。午飯後，再派送一次文件，六時許便下班。

其實文件多少，派往多少個地方，需多少時間，只有領班知道。習慣是，每天上午出勤一次，下午一次。出了辦公室門口，每個小聽差都是自由的，因此出現了常規性的開小差（蛇王）。老中環都知道在畢打行後門有一間小咖啡店，叫做樂香園，以奶茶和肉卷馳名，那裏就是一個「蛇寶」，不少聽差每天都在那裏消磨一段時間，「歎」其奶茶和肉卷。我雖然失學，但這個工作環境，卻給我很多自學的空間和時間。

10. 工專夜校（1960-1962）

我和哥哥雖然失學，但母親仍是關心我們的學業的，因此，她為我們安排了學習的機會。哥哥在荃灣工作，算是學徒（每天工資二元），住在宿舍，但母親要他每星期出來市區一次，跟一個她工廠裏的技師學藝，以求一技傍身。哥哥後來成了一個技術頗好的機械技師，與此很有關係。我因為在市區工作，便進了工專夜校讀初級班。

那個時候，香港需要較多技術勞工，因此香港工業專門學院（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便開設夜

校，上課地點遍及全港各地。入學條件之一便是學生一定要是日間全職的工人。我因為在一間紗廠的寫字樓工作，因此便具備入學條件，當時就讀的是初級二年級。初級班的程度大約相當於初中。

工專夜校的學生，英文程度大都不好，但整個課程卻用英語進行，科目包括英文、數學、物理和機械繪圖。就我所見，這個課程的退學率是相當高的。開學時一班 40 人，到學期終結時可能只有十多人，學生的英語程度、日間工作的強度、學習動機等等，都是退學率高的原因。但這課程，對我來說，卻是很享受的。這裏英文課程的要求並不高，沒有文法、練習、作文等等，所謂英文科，只是讀一本薄薄的故事書，內容是關於一個青年人從事各種家居維修、機器維修的故事，目的無非使讀者接觸到一些機械、零件、工具的名稱和操作的用語。數學科是用英文課本的，但程度比我讀初中的數學淺得多，我只要搞通那些數學用語便絕無問題了。物理科的情形差不多，因此，我讀的雖是工專，實際得益卻是英文。我最感興趣的一科是機械繪圖。我的幾何根柢使我很易理解如何繪圖，而用畫板、T 尺、大型的三角尺、雲形板等畫具，卻是頂新鮮的。每個星期天的消遣便是在家繪畫機械製圖。

工專夜校的課程難不了我，日間的工作又不太繁重，我「蛇王」的時候做甚麼呢？我不喜歡樂香園（蛇寶）的氣氛。我開小差的時間，都花在書店裏。當時，中環是有很多書店的。記憶所及，有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上海書店、世界出版社等等。我輪番前往不同書店打書釘，甚至知道新書是在哪一天出版上架，每星期都準時到書店看最新的出版。很多著名的文藝作品，都是在書店打書釘讀完的，如徐速的《櫻子姑娘》、《星星、月亮、太陽》、熊式一的《天橋》等。商務印書館的書畫部，也是我喜歡去的地方。那裏有線裝古籍、碑帖、國內名家的書畫出售。我現在仍在懊悔，恨當時自己不曉得在那裏淘寶。但回心一想，當時何曾有能力淘寶呢？每月月薪只有 50 元，另加伙食費 100 元。上繳 100 元做家用，拿著 50 元，應付一個月一切開支，哪能淘寶。不過，那時常到書畫部溜躑，會不會開啟了我的審美視野呢？那也說不定。

11. 轉折時期的夜英專

我在工專夜校讀了兩年，然後轉學了。轉學的原因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工藝科目，而是因一個轉折，使我另找出路。我在工專夜校的成績不錯，初級三年級考過期終試後的某一天，收到學校的一封信，告訴我可以升讀高級班的「部份時間全日班」。所謂「部份時間全日班」便是繼續讀的是夜校，但每星期有一天要全日上課，在工場實習。我讀的是機械工程，繼續走這條路，最終是可能成為工程師的。但就讀這個課程，有一個先決條件，便是僱主要同意每個星期讓僱員離開工作崗位一天，到學校上課。我拿著這封信去見老闆，徵求他同意，但他沒有答應，大概是不想開先例吧！就這樣，我就萌生了轉讀文法中學念頭，因為我知道，那時候教育司署辦了一所夜中學，分中文部和英文部，教授文法中學的課程。

我產生讀文法中學的念頭，一方面是因為我不是真正在工廠工作，工作也不是與機械有關，我只是一個聽差，走機械工程這條路，是否走得通，很難說。另一方面是與我一起初中畢業的同學，有些升讀中文高中，有些升讀英文中學，看見他們穿著校服，拿著書本上學，而我每天為人洗杯、沖茶、送文件，很是羨慕他們，渴望自己也能做一個正式的學生。但讀日校是沒有可能的了，既有一所文法中學的夜校，便躍躍欲試了。

考讀夜中學前，有一段小經歷，是相當有影響的。工專夜校學期完結得相當早，大概是在五月上旬吧！新學年要在九月才開始，這段晚上空閒的時間，如何打發？我便回到小學時讀過的德明中學，報讀它的英專夜校。那個時候，英專夜校是非常蓬勃的，差不多香港所有可供使用的校舍，都會開辦英專。我已在工專夜校讀完三年級，便順理成章地報讀它的中四 (Form 4)。本是用來打發時間的幾個月夜英專課程，卻使我往後讀書的進程順利起來。

12. 官立夜中學 (1962-1964)

官立夜中學，只是為了方便稱呼，借用了一個日後才有的名字。我就讀的時候，是一所沒有校名的學校。叫做「Secondary School Course,

Evening Institute, Education Department」，只是教育司署夜學部的一個課程，而不是一所學校。(圖 1)

我入讀的時候是這課程開辦的第二年，我報考的是英文部五年級。這裏要補上一筆，一般文法中學是五年制的，但這所夜校，相信是為補課時的不足，是六年制的，即是說，它的五年級，相當於一般文法中學的中四而已。入學試考的是中、英、數三科。中文和數學，我自問可應付得了，英文可能是非常勉強的了。筆試合格後還要面試，我填寫的學歷是工專初級三年級，德明英專中四，現在報讀五年級，可說是順理成章，結果我被取錄了，幾個月的英專學歷，產生了效果。要是一切順利的話，我只要讀上兩年，參加中學會考合格，我便是正式的文法中學畢業生了。

夜校當然沒有自己的校舍，我上課的地方，是借用伊利沙白中學的校舍。那裏的課程，和日校沒有分別，只是偏向於文科，學科包括英文、中文語文、中國文學及歷史、公民、歷史、地理、生物、數學，共八科。要留意的是，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分屬兩科，而中國歷史非獨立科目，公民後來改為經濟及公共事務。當時所謂會考合格，是要五科合格，其中必須包括英文科、一個第二語言和一個理科，因此生物科便放進課程中。學科和日校沒有分別，但課時便少得多了，每天上課兩小時，分三節，每星期只有 15 節，算算便知道，有些科目每星期只有一個教節。

夜中學的教師，差不多全是日校的全職教師，而且多是官立中學的教師，學歷是沒得說的。但因為是夜校，老師們都來去匆匆，加上教時極少，很少機會和學生交流，印象深刻的老師很少。記得的老師當中，其中一位是蘇曾懿老師，教授中文。他國學造詣很高，但面對一班根基甚淺的學生，並無發揮的機會。他教五年級的中文，那已是會考的課程內容了。第一課是「詩經三首（《蓼莪》、《陟岵》、《凱風》）」，第一個習作便是「何謂六義四始？」現在看來也是一個頗深的題目，但我「打書釘」的工夫幫了我。商務印書館有很多文史哲的書籍，我看了一些參考資料，拼湊著寫了長長的一個答案。這個答案的水平可能是他意料之外，

給了我 A 級分數。他出的作文題目，今天看來也不合時宜了。我還記得一道作文題是「晚涼天淨月華開」，我忘記寫了甚麼，他給了我 80 分。在作文來說，是很高的分數了。我六年級的中文老師是陳翊湛老師，他日間在女拔萃書院任教，講課講得很好。另一位印象較深的是教英文的李志培老師。他個子小小，談吐溫文，我很樂意和他接近。畢業後，我還到過他家向他請教英國文學的問題。其他的老師，印象都很模糊了。還須一提的是校長蔡國炳先生。他是很嚴肅的，但很關顧學生，學生都對他又愛又怕。但他沒有授課，所以在學校時也沒有很多接觸。

因為課時少，課程多，老師仍是用教名校那種作風施教，如放任自流、不準備筆記、不催谷等，因此直接得益於老師的，恐怕不很多，但我要完成中學，要會考合格啊，因此我自訂了一套計劃去闖這個難關。

在這裏，先稍稍岔開一筆，說說我工作環境的轉變，從而更清楚地說明我準備會考的情況。在 1963 年夏天，有一個朋友介紹一份補習給我，月薪約 100 元。我想，收入雖然每月少了幾十元，但卻多了很多讀書時間，便向父母提出。母親很快便同意我辭去聽差的職位，轉做補習先生，爸爸也無可無不可地同意了。這樣我在 1963 年 7 月，離開了那間公司。算起來，我在那裏工作了整整三年。

事情卻發生了變化。那份補習工作告吹了，而我的工作也辭了，變成了無業的人。那時我決定，瞞著父母，每天如常出門，像去替人補習，實際是到圖書館裏讀書。我那時大約有 800 元積蓄，很節約地花費，相信可支撐到會考之後的。不久，母親因腦溢血猝然去世了。日後回想，感覺到母親留給我最後一份禮物，便是讓我從一個聽差，回復到全職學生的身份。這個轉變，改寫了我日後的整個人生歷程。

13. 準備會考的歷程

上文提過，英文、一個第二語言（中文）、一個理科科目、另加任何兩科，便算會考合格。我的讀書策略，便是針對這個目標來設計的。

首先，是選定哪五個攻堅對象。英文不用說，一定是其中之一。理科方面，數學和生物都屬這範疇。數學我還是可以的，但沒有絕對把握，而生物科，只要絲毫不漏硬啃下去，應是較有把握的。其他三科，中文、中國文學和歷史，對我來說，是很有把握的。還有一科，我選定了地理，因為地理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部份。稍有自然科學知識，理解自然地理不難，而人文地理，也是記憶的成分較多。其他數學、公民、歷史三科，我不是放棄，只是量力而為，而不是不勝無歸的拚搏。大家可留意到，我這個選擇，完全沒有把升學的需要計算在內。那個時候，升學的念頭，還未在腦海中浮現出來。

那時我一天 24 小時都完全由自己掌控，我怎樣編排自己的攻略呢？

英文科是必然要攻下的堡壘。當時會考英文考指定讀本、英語知識和作文。指定讀本部份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讀四本英文原著，一種是讀十本簡化讀物 (simplified version)，每本約百二三頁。香港傳統名校選的多是第一種，其他的多是第二種，我們選的當然是第二種了。這科考試，考核指定讀物的內容鉅細無遺，大至一個情節、一樁事，小至一個人名，一句對白。我的攻略是把這十本書讀至滾瓜爛熟。只要準備充足，應付這類考卷是有十足把握的，而且這卷一定要拿高分，以補其他兩卷的不足。熟讀十本小書，對程度高的學生來說是易事，十天半月便可完成，但對程度低的學生，卻並不容易。對我來說，每本書的首十多頁，每頁的生字便多達數十，查字典後寫下的解釋密麻麻。但我發現一個現象，熬過開頭的十多頁後，後面的部份，生字便越來越少，進境便越來越快了，這給我莫大的信心。再說，讀這些書本是不能倚賴學校的進度的，事實證明，會考已到，學校遠未教完那十本書。我自訂的進度是，爭取在十二月完結之前，自己把這十本書讀透。

英語知識，基本上是考英語語法。英語語法，規則繁多，對我來說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我不像那些自小便開始浸淫英語的學生，自然而然地掌握英語知識，我是要一板一眼逐項學下來的。後來我發現英語動詞時態 (tense) 是必考的，跟著

更大的發現，便是發覺掌握了英語動詞的用法以後，句式等等便容易明白了，因此，便對動詞時態下了大工夫。我的英語，是靠讀語法書而掌握的。對我幫助很大的一本英文語法書，叫做《*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是英國出版的平裝袖珍袋裝書，只售一元五角，我對此書念念不忘。

英語作文，是無從主動準備的，只能隨機應變了。

數學科的攻堅方法，與英文不同。我知道掌握數學是不能臨渴掘井的，因此我和一個同學相約，把考試課程內的數學課題，就課本內的練習，順序每天計算五題，上課前繳交，互相督促和檢核。要知道，夜校的數學老師，是從不布置家課的。這個同學，名叫馮錦亭，雖已沒有聯絡，但心中常記得他。他會考的成績也不錯，進了師範，當了老師。

其他科目的準備方法，便是集中攻堅，由八月開始，一個月準備一科，把該科會考課程的內容，由頭至尾準備妥當。自訂的標準是，在該月該科準備結束時，已足以去應付考試，得到預期合格的成績。

我準備考試，也不是死讀書的。記得研習生物科時，讀到哺乳動物一節，便和馮錦亭到市場買一隻白兔，在家裏解剖。要知學校是沒有實驗的，一切都得憑想像去揣摩理解，要是能手到眼到，便大不同了。我們手忙腳亂地麻醉了小兔後，便動手解剖，然後細心對照課本上每個系統的繪圖，最後剩下骨骼，便逐塊骨頭指認名字，以增強記憶。後來還想把骨骼製成標本，但沒有成功。

我們準備會考，讀「天書」嗎？我們的課本，都是英國出版的，譬如自然地理，所舉的地貌例子全是外國的，少一點想像力也不能理解。那時市面上的天書很少，但有兩本值得一記。一本是中文科和中國歷史科的，作者是「魯繼」，他的中文科天書是人手一本的。「魯繼」原名陳繼新，後來我在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進修時，他是導師之一；巧合得很，他的公子陳國威先生又是我的同事。另外一本是生物科的。那時的生物教科書也是英國出版的，用來應付考試，完全不適合，後來買得這本天書，準備起來便順手得多了。後來知道作者寫此書時還

是在皇仁書院唸預科學生，油然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念頭，預科畢業後動過和同學合作寫一本中史科天書的念頭，找過廖慶齊老師做顧問，最後沒有成事。

集中攻堅，是要有一個前提的，就是沒有人來攪亂你的讀書計劃，又要能不去依賴學校教學的進度。要是在普通學校，三日一個小測驗，五日一個大測驗，為了應付測驗，肯定無法採用這個方法。幸而夜中學是完全沒有測驗的，計劃便順利進行。

集中攻堅的成效是明顯的。在 1963 年的聖誕節假期前，我已把所有科目的會考課程熟讀了一遍，難點易點已了然於心，可以作第二輪準備了。用相同方法，第二輪準備便快得多，到了 1964 年的復活節，第二輪準備又完成了。那時我有點不耐煩了，渴望著考試的日子早點到來。由復活節到考試的日子，我又作第三輪的準備。這次，我猜題作重點準備了。這時，外間的「貼士」滿天飛，我都沒有理會。我知道會考試題是不會外洩的，滿街的「貼士」只是出自多間學校的模擬試卷。我發覺一個道理，只有對整個考試課程全面掌握的情況下，再參考歷年考卷，才有條件猜題，即使猜不中，仍立於不敗之地。我當時已全面準備妥當，可以放心猜題了。

還有一點是要說明的，因為沒有別人指導，學校沒有測驗，我對自己的準備，是沒有參照的基準的，只是盡力衝刺而已。當時的目標是「合格」，每科的目標分數是 40 分。

我報考會考，也是有點特別的。那個時候，所謂文理分科，是沒有那麼涇渭分明的。所謂會考狀元的成績是十科優。十科，不是把所有文理科都包括在內了嗎？一些著名的中文中學，如培正中學，很多學生是報考 13 科的。我受了這些觀念的影響，也希望多報考些科目。另外一個想法是，我的目標是五科合格，萬一所準備的科目中有一些失手，額外報考的科目可能可以補上。因此，在學校所授的八科之外，我加報了機械繪圖（這是工業中學獨有的科目）和打字（這是商科中學獨有的科目，只算半科）。機械繪圖我是在工專夜校學過的，打字則是在做小聽差時自學的。

我自己設計的應考策略，成效如何，就要看放榜揭曉的成績了。

14. 中學會考放榜

中學會考放榜，是每年的城中大事。教育司署是在下午把考生成績公布的，各大報章，甚至是晚報，都已上機印刷，是不可能同日把成績刊登的，因此，各大報章都在報館裏設電話熱線，讓考生在傍晚時分打電話到報館查詢成績。那個時候，會考是有合格和不合格的，不像現在只列出成績。打電話到報館，報上考生號碼和姓名後，可能只得一個簡短答案：「合格」、或「沒有你的名字」，便掛線了。可想而知，撥打這個電話，需要多大勇氣。

第二天的日報，全港合格考生的名字，便全登在報紙上了。沒有名字的，便是不合格。全港親友同學，在同一時間，知道你是「名登金榜」，還是「名落孫山」，壓力是非常大的。跟著，才能回學校拿取成績證明書，因會考合格證書，是要若干日子後才會發出的。我是在 1964 年考會考的，那年考生約一萬人，合格的約五千人，合格率約為百分之五十。每科考試成績分為九級，優是第 1 級，約是該科合格人數的百分之三，良是第二和第三級，約為合格人數的百分之三十。第四、五、六級都算是合格，第七、八、九級算是不合格。當時我們戲稱為「九品中正」。

我因為讀的是夜校，要到晚上七時才能回學校聽取成績，請校長寫成績證明書，才能計劃下一步。我的成績，相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自己。我的目標只是五科合格，結果，我報考的十科全部合格，其中有一科優，三科良。中國文學及歷史，優；中國語文、地理、生物，良，其餘合格的科目，除了數學外，都是四級，數學則是五級。

這時我傻了。要是我僅可合格，或成績不那麼好，我會有兩條路。一是找一份工作，再入職場。二是入讀師範，因在會考之前，我報考了師範學院，已被條件取錄，條件就是會考合格。但我的成績，是可以讓我升讀大學預科的。當時入讀大學預科的最低標準只是兩科良，我有一優三良，應該可以找到預科學位，我決定去碰碰運氣。

第二天，拿著那張簡陋的成績證明書，外出找學校。我說簡陋，因為那張成績證明書是用原子筆寫在一張備忘紙上寫的(圖2)。我外出找學校時，是孤獨的，沒有同學作伴，沒有長輩諮詢，沒有老師輔導，只是憑著一股傻勁去闖。這一天，我大概走了兩三間學校吧，結果是鐵羽而歸。所到的學校全部拒絕取錄，只給我一個理由：我的英文科成績不是良。日後我想到一個十分合理的原因：我在會考取得優和良的科目，並不完全符合在預科班修讀文科的條件。

幸好我的傻勁仍未減退，我走到皇仁書院叩門。其實我是不知道皇仁書院是頂尖學校中的頂尖。我記得接見我的是黃義華代校長，他只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便立即取錄了我。我不敢猜測是甚麼原因，慶幸的是，我沒有讓黃校長看走了眼，也沒有墮了皇仁的聲名。那年皇仁文科班取錄的六個外校生，兩年後，只有我一個考進香港大學。

15. 皇仁書院預科的生活 (1964 -1966)

皇仁書院，有顯赫的校史，不像我以前讀過而已湮沒無聞的學校，因此，我只說一些我親歷的瑣事。

a. 經濟

我已經沒有工作一年，積蓄也差不多用盡。我還記得在會考放榜得悉合格的那一天，父親主動給了我 50 元，讓我慶祝一下，兼做去找學校的車資，對這事我是非常感動的。皇仁書院收錄了我，我要轉做一個正式的日校學生，學費和生活開支如何？我日後學到一句話：人的出生不是平等的，但社會應給他一個平等的機會。我慶幸是生在這個地方和這個年代。在皇仁書院，我申請得學費全免，每個月還有 40 元的生活津貼。

40 元一個月夠用嗎？在很嚴格的消費控制下，是可行的。我當時在慈雲山居住，早上從慈雲山上步行下竹園，坐 11 路巴士到紅磡碼頭，渡海到北角，從北角走路到銅鑼灣上學，每天來回交通費 6 角。午膳方面，可到學校橫門對面的大牌檔吃厚切奶油多士，或到大坑的大牌檔吃牛腩碎麵，大概 4 角至 6 角可解決一餐。偶爾會「奢侈」一下，到銅鑼灣豪華戲院側的上海飯店吃上海粗湯麵或

客飯，大約 1 元 2 角便可解決。同學們都不覺得生活艱苦，午飯時聯群結隊，熱鬧得很。每月收到生活津貼的一天，還可以一起去喝一杯咖啡。40 元一個月，只算交通費和午膳費，還稍有盈餘。

讀到大學預科，是有條件去替人補習了。補習的工作不是長有的，但這些收入也稍能補貼開支。

在這段期間最大一筆收入，是在暑期做了一份正職。當時的 O Level 考試是在四月舉行的，跟著的暑假長達三四個月。1965 年的暑假，我找到一份工作，在中環太古洋行飛電部（管理輪船上電報員的部門）當文員，月薪 400 元。我工作了兩個月，中七那一年經濟是沒有問題的了。

b. 學業

我在皇仁的同學，全是頂尖的。他們全是小學會考全港考 150 名內的學生，在校內又曾受英籍老師教導，中學會考後又是成績最好的一群才留校升學，和我這勉強跳出井口的青蛙相較，程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皇仁的老師可能都奇怪黃義華校長為甚麼收了我這一個學生，因為開始的時候，我上課聽得不明白，作業又無法完成得好。當時修讀英文、英國文學、中文、中史、地理、歷史六科。中文和中史我有把握應付，其他的都是「牽牛上樹」，至於英國文學，我對著那些英詩、莎士比亞戲劇、培根論文、狄更斯名著等等，更是茫無頭緒，對那些古典英語，更是見也沒有見過。要知英國文學科，在當年香港，也只有名校學生才敢選讀，但我卻和它遇上了。我請教夜中學時教過我的李志培老師，但因我全無根柢，他也無從給我指導。我又不能像應付中學會考般去閉門造車，只能苦苦地熬了。

幾個月後，學期中考試（這是一學年中唯一的校內考試）成績出來了，全班 31 人，我考第三十。慶幸的是，老師們沒有理會我——不理會反而給了我空間。班主任蘇輝祖老師（蘇曾懿老師的兒子）對我說：你要找人補習了。這大概是一句空話，一個尚要替人補習糊口的人，怎能找人補習預科課程呢？

苦苦地熬是有結果的。漸漸地我對各科都摸到一些門路，上課時不那麼徬徨了。一學年過去，

到考香港大學入學試 O Level 的時候，我六科全部合格，而校內的要求，只要四科合格，包括英文科，便可以升班了。我不單止可以升班，還不必像一些同學般要借助 GCE 考試來補足科目呢！

各個科目中，中文仍是我較好的一科，比很多同學都略高一線。我記得在中六的期中考試中，我的中文作文成績排名是全級第一的。這解釋了我為甚麼是考第三十，而不是三十一。而理科班的胡國賢同學（日後的名詩人羈魂），專程過來文科班，要認識那個作文第一的新同學，還拉我進他的「文秀文社」。還有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便是在考 O Level 試之前，我「貼」中了中文科考試的題目。我在全個考試範圍四十多篇文章中，根據歷年考題，列表分析，選出十篇，把所得告訴所有同學。結果考試時，八條題目中，「貼」中六題，而只需作答四題。幾十年後老同學見面，還提起這件事。

中七時，我選讀四科 A Level，它們是英國文學、歷史、中國文學、中國歷史。那時，只要兩科 A Level，三科 O Level 合格，便算是預科畢業 (Matriculated)，進入大學，則要看三科 A Level 的成績，因此報考四科，是一個保險。那年，我的學科成績有一定進境，期中考試成績不再排最尾了，而是考第十三。到了學期尾，應考 A Level 考試，我取得三科 A Level 合格，英國文學只算 O Level 合格。可能我合格的三科分數不低吧，我是直接被香港大學取錄的。那一屆我班只有七個同學被取錄，在皇仁來說，可能是意外低的成績了。

c. 老師

皇仁的老師，大部份都是青年才俊，但才俊並不一定是好老師。那個時候，進入官立學校教書，只是成為教育署官員的一塊踏腳石。在學校任教數年後，便進入教育署做教育官，不再沾手前線教學了。我記得在某年校慶的聚餐中，在筵開百席的場合，學長陳坤耀教授上台演說，便大大揶揄了當年的老師一番。我親自接觸到的老師，有如下情況：

一位教中國歷史科的老師，熱愛天文。當年池谷關彗星經過香港，他帶著一班天文學會的同學，夜夜追星，日間上課的時候，坐著打瞌睡。他上課時只在黑板上抄筆記，由板頭抄至板尾，抹乾

淨後再抄，筆記內容出自某本天書；有時甚至自己不抄，著令某些同學代抄，而替他在黑板上寫筆記的同學，下課後還要自己借同學的重抄一次（那時是沒有影印的）。

一位教歷史的老師，每天上課就是拿著發黃的筆記本一句一句地讀，有時連標點符號也讀上，下面的學生就不斷默寫，如是者兩年，從沒變過花樣。

一位教地理的老師，連課程裏要求甚麼也不弄清楚。我那屆選修地理的同學，慘遭「滑鐵盧」，同學們都說受他所累。

好而盡責的老師也是有的，但用今日的標準來看，也僅是合格而已。皇仁的老師，大概奉行的是「不干預」政策，因此，從不催谷，從不逼迫。我讀了兩年，除兩次期中考試外，所有科目合共只有三次測驗，還只是象徵式的，不記錄，不計分。對學生的升留級標準，只憑那 O Level 的公開試。

這「不干預」政策對我來說卻很有好處，它容許我對各學科慢慢適應，容許我有足夠時間去調適趕上。要是換了一所急功近利，唯成績是視的學校，我不是早被勸退，便是自慚形穢而退學了。

d. 同學

皇仁的百年盛譽，來自它的學生。老師來往如走馬燈般轉，對校風影響不大，而由學生形成的校風，對年年進來的新生，影響卻大。同學間在耳濡目染下，糟粕淘盡，英華日展，如此代代相承，校譽亦日益興隆。

我進入皇仁書院不久，校內便為紀念孫中山先生 100 周年誕辰，舉行了一次展覽會。展出工作全由同學們籌劃進行。展出場地是學校的禮堂，偌大的孫中山先生像，有兩層樓高，佔了禮堂整幅牆壁。當時我的感受是很深的。這不是典型的殖民地官立學校嗎？殖民地教育中為甚麼會有這種「國民教育」？

皇仁的同學，貧富都有。我同班同學中有富家子弟，駕著跑車上學；貧者卻家居僭建寮屋，靠政府發下的生活津貼繼續讀書。成績有極好的，也有差劣如我的，但富者優者沒有對貧者劣者歧視，反而能給予幫助。我至今仍感激於心的一位同學，名叫李品初（我最後見到他時是五華中學校長）。

他的成績很好，上課時可以一字不差地把老師讀出的筆記默下來。他知道我無法默下老師的筆記，便用複寫紙留一份副本給我（大學一年級上歷史課時他仍這樣幫助我）。在競爭學位你死我活的時刻，這種做法是極其高貴的。中七時麥子全同學，和我一起研習英詩，每星期每人寫一首詩的賞析，互相借鑒。李文光同學，到我家一起研讀中國歷史。廖明活同學，學問極好，我們還在倚賴天書的階段，他已經讀完劉大杰的《中國文學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後來是港大中文系的講師，專研佛學。我和他在中學和大學兩度同學，和他相處，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我們的班長李永強同學（非華人），無論在校時還是畢業以後同學聚會，他還是一貫班長風範，對我們照顧無微不至……眾多的同學的學問品行，使我這個從未在名校讀書的學生，得窺名校學生的風範，對我的品行，甚有影響。

我們的同學，也有頑皮的一面。我們曾在午膳時，躲進課室後面的小房間（天文學會磨製望遠鏡鏡片的工作間）煲奶茶、煮咖啡，弄至滿室香氣，上課前忙開窗開電風扇，班主任進來，他卻裝作全不知情。我們也曾一起逃學，到豪華戲院看早場，因下午第一節是空堂，而上課前班主任是不會親自來點名的。諸如此類小頑皮，增添了學校生活的色彩，至今同學敘舊時，仍津津樂道。

16. 陸祐堂——考進港大

1966 年夏天，參加香港大學 A Level 入學考試，放榜情境，仍可一談。

當時放榜，真是名副其實的「放榜」。「榜」是在香港大學主教學樓的禮堂「放」的，那就是著名的陸祐堂。放榜日下午，陸祐堂裏擺放著多塊壁報板，上面貼上所有考生的成績，科目成績只分三個等級，就是優異、合格和不合格，介乎合格與不合格之間的，便算是 O Level 合格。到時，欲先睹為快的考生，便陸續到場，在壁報板前查看自己的成績。翌日，全港報紙也會刊登成績。我的成績，已如上述，具備申請入讀港大的資格。

我的申請表是遞了，但完全沒有奢望。我只知道我有三科合格，但分數如何，卻不知道。成績

最好的，直接取錄，並通知獲得獎學金；其次的，直接取錄；再次的，可能需要面試，然後等待通知。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個說法，叫做「等學位」。如果曾經面試而說「等學位」，尚是真話；如果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而說「等學位」，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我是被直接取錄的。我記得我收到取錄信的一天，麥子全同學找到我，從袋中掏出一封信，說：「我被取錄了！」我也說：「我被取錄了」。兩人相對雀躍，因我們二人差不多是全班最窮的兩個學生，而機會卻降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在大學同系同科，同是室友，當同一學會的幹事，畢業後同當教師，友誼維持了五十多年。

大學學位是考取了，但經濟仍是問題。幸好我家本是讀書人，到這刻，沒有不支持我的理由。所謂支持，也只是讓我不必趕著賺取工資養家，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仍是要自理的。那時我申請了助學金（Bursary），有機會面試，但沒有成功。

當時港大的學費是每年 1,100 元，分兩期繳交，首期 700 元，第二期 400 元，還有一些開學的雜項開支，籌措這筆費用也是頗費周章的。一個我當聽差時對我不錯的長輩，知道我考進港大，主動送了 400 元給我。父親為了我開學，代我起了一

份義會，籌得了一筆錢。這筆貸款，我要到將近畢業時才全部清還。

1966 年 10 月初，我穿上了「綠袍」（green gown），踏進陸祐堂，參加開學典禮，正式成為香港大學的學生，開始我人生的另一頁。

17. 後記

回顧我從「永別亭」到「陸祐堂」所走過的路，進入官立夜中學應是轉捩點。官立夜中學對我的影響，在於它提供了我一個機會，讓我一步一步完成正規教育。我是從官立夜中學進入港大的第一人，在我之後，仍有人循這條路進入港大，我知道的名字有麥燕玲、薛鳳旋，都是低我一兩屆的港大同學。其他就我所知，有畢業後讀師範做了教師的，有讀會計做了會計師的，還有一個畢業前轉讀日校，大學畢業後做了政務官（AO），成了處長級高官。可惜的是，官立夜中學在 2005 年外判了給辦學團體，然後逐年萎縮，以致完全停辦。香港過早輟學的青年，亦因此少了一道上進的階梯。皇仁書院那些品學兼優的同學，則給了我做人的模範。至於港大，最主要的是建立了我的信心，不過這不在本文的範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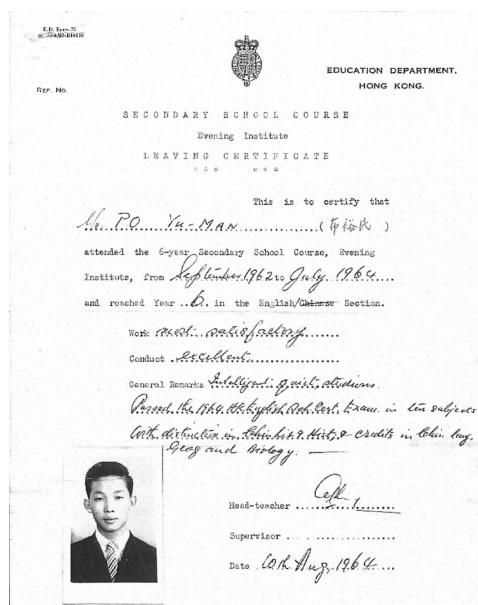


圖1、沒有學校名稱的離校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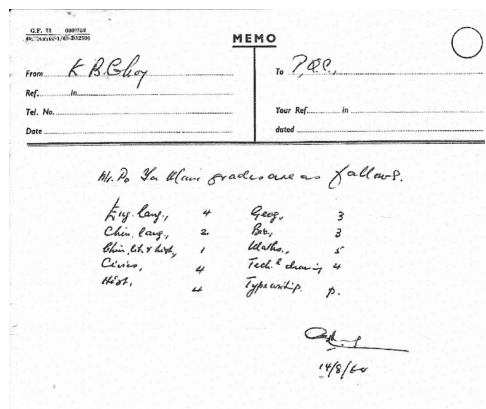


圖2、簡陋的成績證明書

香港基督新教五旬節教會主日崇拜田野考察報告

樊敏聰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陳燕蓉
香港浸會大學物理系

我們的田野考察在 2017 年 3 月 5 日進行，對象是位於屯門的基督大使教會。是次調研的目的是考察香港五旬節教會主日崇拜的儀式及其意義。本報告分為兩部份：我們首先說明基督大使教會主日崇拜的儀式及其宗教意義，然後從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神聖空間理論探討主日崇拜如何建構神聖空間，並檢驗有關理論的適用性。

一、基督大使教會的背景

基督大使教會屬於基督新教的五旬宗。從歷史上說，五旬節教會崛起於 20 世紀初。20 世紀 60 年代，個別基督新教主流教會和天主教曾經興起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20 世紀 80 年代，在福音派教會中再出現稱為「第三波」的靈恩運動。在傳統的基督教會中，部份信徒把靈恩教會視為不理性。但在學術研究，「靈恩」沒有一般教會約定俗成的貶義。本文用「靈恩」一詞時是中性的描述。

在聖經《使徒行傳》2 章 11 節中記載方言（glossolalia）是眾人的語言，而《哥林多前書》將方言稱為天使的話語。基督大使教會的楊天恩牧師向我們解釋，方言是舌音的一種；在說方言時大腦語言區會停止，令人沉澱下來，專注在心靈上。¹ 五旬節教會視方言為一個標誌，認為經歷聖靈充滿的信徒一定能夠說方言，同時認為方言是神透過人講信息，因此會翻譯方言。

楊天恩牧師對我們說，五旬宗雖然只有百多年歷史，卻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基督教宗派。² 五旬節教會以聖靈為中心，強調「聖靈浸」³，以及經歷聖靈運作的神聖秩序，從而產生與神相遇的神聖經歷。五旬宗不似傳統的福音派教會強調理性思維和傳遞訊息，而是基於《哥林多前書》14 章 26-40 節提到崇拜當中聖靈運作的精神和原則，較

強調舊約聖經的精神和「身體性」的經驗。在崇拜中有鼓動會眾情緒的音樂，同時亦注重見證與故事的講道方式，強調信眾真實的體驗。很多人會誤以為所有較活潑的敬拜模式都是屬於靈恩教會。楊牧師指出，現時有些教會因為想增加崇拜趣味性而加入類似靈恩教會較活潑的崇拜元素。因此，進行活潑敬拜模式的不一定是靈恩教會。

二、崇拜儀式

1. 唱靈歌

在崇拜儀式正式開始前，大概有 15 分鐘由敬拜隊帶領信眾以「靈」來歌唱。在其後崇拜的部份，信眾情緒高昂時亦會唱「靈歌」。《聖經》中提及歌唱有兩種方式。《哥林多前書》第 14 章第 15 節說：「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用「靈」來歌唱即以非人能懂的語言來歌唱，例如是「方言」。後者提到悟性，英文譯作 mind，就是指用聽得懂的語言來歌唱。⁴ 基督大使教會所唱的靈歌屬前者。唱靈歌時，全體成員站立。台上的領唱者隨心以靈來歌唱，而信眾也會默默唱著旋律。此環節的用意在幫助信眾準備情緒，以進入唱詩歌的環節。

2. 唱詩

唱靈歌後，崇拜於 10 時 55 分正式開始唱詩環節。樂手開始彈奏背景音樂，台上有敬拜隊帶領信眾唱粵語和普通話的詩歌，但以粵語為主。開始的幾首詩歌節奏較為輕快，信眾情緒高漲。他們隨音樂擺動身體、手舞足蹈，投入敬拜當中。其後，敬拜隊轉唱一些抒情和節奏較慢的詩歌，使信眾安靜下來，感受聖靈的同在。信眾會舉起雙手、閉起雙眼，用心感受，亦有人感動流淚。

在崇拜上，基督大使教會在崇拜中唱詩歌的環

節所佔的時間比傳統的福音派教會為多。在歷時兩小時的崇拜，歌唱約佔超過三分一的時間。五旬節教會著重以歌唱來表達對神的讚美，因為他們重視還原聖經所記載的教訓。《詩篇》96 篇 2 節提出「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詩篇》95、100 和 150 篇也分別記載了「熱切的歌唱讚美」、「歡呼敬拜、感謝、讚美」和「不同的樂器和跳舞」。⁵ 由此可見，基督大使教會注重還原舊約聖經在敬拜中的歌唱形式。

3. 祈禱

除了唱詩，祈禱是另一出現頻率很高的活動。在一連串靈歌及詩歌之後便開始祈禱。祈禱大致分為以下幾種：牧師帶領、各自祈禱；留在座位、到台前祈禱；開聲祈禱、默禱。崇拜過程前部份大多都是楊牧師帶領信眾在座位上默禱，只有牧師高聲祈禱。牧師帶領信眾一同讀《主禱文》之後，信眾便開始各自的高聲祈禱。崇拜結束時，牧師亦邀請信眾一同到台前為身體不適的弟兄姊妹祈禱。在牧師帶領的祈禱中，牧師不時要求台下信眾跟旁邊的人說一些激勵的說話。例如，牧師會說：「請你成為神的榮耀。」信眾便開始與左右的人說「請你成為神的榮耀」。

在祈禱過程中，信眾會舉起手不停說「阿們」；亦有信眾會在祈禱的時候說方言。部份信眾在祈禱時情緒十分激動，甚至會在祈禱過程中流淚。在每個祈禱結束時，牧師會帶領大家一同以「阿們」為禱告作結。「阿們」是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用語，在禮拜和禱告時表示同意或肯定的意思。

4. 禁食祈禱呼籲

由於考察當日仍處於「大齋期」，崇拜的祈禱環節有禁食祈禱的呼籲，鼓勵信徒為自己定立大齋期 40 日禁食禱告操練的目標。例如，每天禁食其中一餐，或禁止一些成了癮的活動，如上網或看電視等。目的是讓信徒透過禁食或禁戒自己生活上認為必需的事物，更專一、清心去親近神，操練自己的靈性，讓生命得著更新。

5. 聖餐

牧師首先向信眾說明聖餐的意義，講述耶穌以身體為「活祭」為眾人「流下寶血，洗淨人類的罪」。每次崇拜都有聖餐禮紀念此事。接著，牧師帶領大家祈禱，並邀請已受洗的弟兄姊妹站起來領聖餐。隨後工作人員向每位站著的信徒派發一塊餅和一個裝有葡萄汁的杯，之後大家一同吃下餅和喝下葡萄汁。音樂隨即響起。敬拜隊再次唱起詩歌，已領聖餐的信眾亦開始走到台前，把杯放到回收箱中。

6. 奉獻

奉獻緊隨聖餐的結束而開始。在回收箱的旁邊便是奉獻箱。信眾在放杯時，便會進行奉獻。信眾可以把奉獻直接放入奉獻箱，或是放入寫好金額的信封，再投入奉獻箱。楊牧師在訪談時向我們解釋，信封中的奉獻是「十一奉獻」，而其他則是「大堂奉獻」。此外，還有「建堂奉獻」、「宣教奉獻」等項目，讓信徒自由奉獻。除了金錢上的奉獻，信眾亦可以身體服務教會作事奉，例如傳福音、服事人、造就信徒、建造教會等，都是站在神的僕人的位置上，來服事神。是次崇拜的敬拜隊、樂隊或其他協助派發聖餐的工作人員，都是為教會作事奉的例子。

7. 講道

完成奉獻環節後，講道隨即開始。當日牧師的講題以《啟示錄》的經文去講教訓，為時約 30 分鐘。

8. 歡迎新朋友

牧師會邀請新朋友站起來讓大家認識，再讓新朋友作自我介紹，介紹自己的名字，以及是透過什麼途徑知道這教會。當天，有些是親戚朋友邀請的，也有些是透過教會的社交網絡專頁來參與崇拜的。楊牧師亦有向大家介紹我們幾個來做田野考察的大學生。信眾會鼓掌歡迎每一位新朋友的來臨，而且大家臉上都不禁流露出有新人加入的喜悅。

9. 醫治

醫治的環節是視乎實際需要而加插的，而我們考察當天有醫治的環節。在崇拜的尾聲，楊牧師說感應到台下有人身體上有毛病，並對台下說：「台左前方，腰部右方有疼痛的弟兄，舉手，我現在為你祈禱。」最後，牧師邀請所有身體不適的信眾到台前，大家一同為他們禱告。此時，禱告隊和其他信眾在台前為不適的弟兄姊妹祈禱，求神醫治，眾人一同祈禱、說方言。當天，有位女信徒因為長短腳問題尋求楊牧師的醫治。楊牧師首先邀請該位女士坐在講台上，然後說：「出來！出來！」那位女信徒較短的那條腿彷彿變長了，一直到與另一條腿長度一樣為止。

五旬節教會認為醫治是「神是真實的」及「醫治是救恩的印證」。一方面，擁有醫治人的能力是神給人的恩賜，亦即擁有聖靈的恩賜。另一方面，醫治可以增加基督徒的信心。他們認為天上的生命是完全的，而醫治是讓人在地上先經歷天上的身體，從而增加基督徒的信心。

10. 聖靈擊倒

在醫治的環節，台前有很多信眾因「聖靈擊倒」而倒下。過程中，牧師和祈禱隊會以方言祈禱，此時教會信徒的情緒愈來愈高漲。在此宗教氛圍下，一些信徒因而心情激動而倒下；有些信徒未即時倒下的，楊牧師會輕輕用手拍他們肩膀，他們便會倒下。⁷從現象學來說，這可視為一種提示，甚至是一種社教化結果。五旬節教會稱這個現象為「聖靈擊倒」，是宗教神秘主義的其中一種。楊牧師其後向我們解釋，「聖靈擊倒」是一種高峰經驗，情況跟看見心愛的明星而激動暈倒相似。不過，聖靈擊倒是因為聖靈充滿而引起的高峰經驗。在互動性高且宗教氛圍濃厚的教會是很常見的。這是一種不可言傳的感覺，用以傳遞神真實的存在。從宗教意義來說，聖靈擊倒可以視為聖顯的介入，轉化世俗空間成為神聖空間。當日我們便看見一位姊妹因聖靈擊倒而臥在地上抽搐，以及不停在笑；但過了一段時間便完全正常地站起來。楊牧師說，一般被聖靈擊倒的弟兄姊妹過一段時間便能自己平伏。如果太長時間都未能平伏，只需輕輕一拍便

能使他們從「聖靈擊倒」的狀態回到正常狀態。

1. 牧師為我們祈禱

參加崇拜過後，楊牧師接受了我們的訪問。訪問完結後，他主動提出為我們祈禱。我們欣然接受。原因是不想辜負牧師的一番好意，同時亦希望能親身體驗這種神聖經驗。雖然我們都不是基督徒，但在祈禱的過程中似乎也感受到有股不可言喻的神秘力量。

三、五旬節教會主日崇拜的宗教意義

這節以伊利亞德「神聖空間」理論去分析崇拜如何建構神聖空間，並檢驗有關理論的適用性。

1. 「聖」與「俗」的二元空間關係

伊利亞德為「神聖空間」作出了定義：「空間並非同質性的，他會經驗到空間存在著斷裂點與突破點；以質來說，空間的某些部份與其他部份是不同的。」⁸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神聖空間出現的過程存在斷裂點，亦即是聖顯的介入。然後同質化的空間才會衍生出非同質化的神聖空間，形成二元空間對立局。

崇拜的氣氛製造了斷裂點而形成神聖空間。例如，堂內的燈光模仿聖殿。根據楊牧師所說，燈光有助營造宗教感。其次，詩歌的音樂使人情緒高漲。我們作為考察者可以觀察到信眾在崇拜的過程，特別是唱詩部份，情緒是顯然不同的，例如有不少信眾在歌唱時落淚。由此可見，宗教儀式能增強信眾的信心，使信眾感受到空間的斷裂點。再者，聖靈擊倒可視為聖顯的介入。崇拜過程中牧師或祈禱隊以方言祈禱，營造一個容易感受聖靈的宗教氛圍。崇拜完結之際，信眾從神聖空間回到世俗、非宗教的日常狀態。由此可見，崇拜的過程中信眾能感受到空間的斷裂點，證明了「聖」與「俗」的二元對立空間關係。

2. 宇宙原型和重複宇宙創生

「宇宙原型」及「重複宇宙創生」是神聖空間理論的中心論點。「宇宙原型」是指神創造宇宙的過程，亦即是宇宙化的過程。伊利亞德指出，要成

為「人們的世界」，首先需要「受造」。而受造物都有一個可依從的典範模式，亦即是神對宇宙的創造。⁹唯有經過宇宙化的過程，事物才得以變為「真實」而不再是混沌而無序。這對宗教人尤其重要，因為宗教人不能生存在混沌的世界中。換句話說，宗教人要重覆宇宙化的過程以建立「真實的世界」。

我們認為基督大使教會的崇拜過程有宇宙原型及重複宇宙創生的元素，能夠解釋神聖空間的建構。例如，唱詩部份是傳揚神的作為，體現和宣告神人的關係，從而讓宗教人體會到《約翰福音》14章6節所說的「神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由此，我們可以把詩歌的內容理解為對現代人生活的定向或生命的支持。宗教人不能在混沌脫序、危險事物，或無意義的變動下生存。那麼，信眾就是透過歌頌神人關係使其生活獲得定向。由此可見，伊利亞德的宇宙原型及重複宇宙創生的觀念能夠解釋五旬節教會崇拜對神聖空間的建構。

3. 理論的限制

雖然伊利亞德的理論可以應用於解釋基督大使教會主日崇拜對神聖空間的建構，但該理論亦有其限制。首先，神聖空間理論的「中心」象徵系統並不存在於主日崇拜的儀式中。伊利亞德指出，神聖空間的介入，從宗教人的角度來看，是在「世界的中心」之處。這中心連接了宇宙的三個層次：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陰間的世界。這宇宙的三個層次的連繫可以以「宇宙柱」來表達的：「真實」的世界會由此「宇宙柱」中向外展開。¹⁰但是，主日崇拜所強調的是耶穌死亡和救贖，而不是宇宙創生。我們看不到五旬節教會的主日崇拜儀式包含「中心」或「宇宙柱」的概念。

再者，神聖空間理論強調宏觀的神聖空間，忽略了宗教儀式在個人層面的靈性修持。神聖空間所提及的是較宏觀的物理空間，包括施行宗教儀式的建築或場所。不過，五旬節教會同時強調「聖靈充滿」的生活，即信徒在日常生活也要感受聖靈同在。¹¹無疑，在崇拜的過程中，神聖空間是可以在物理空間展現出來的。然而，透過與信徒的訪談，我們了解到他們在個人日常生活中亦能感受到神

聖空間。因此，當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與聖靈同在，也不應忽視神聖空間在個人層面的存在。伊利亞德忽略了信徒個人層面的靈性修持也能經驗神聖空間。神聖空間理論無法解釋同樣重視宗教儀式及個人生活中感受聖靈充滿的五旬節教會信徒的宗教經驗。

總的來說，基督大使教會主日崇拜的儀式能夠說明伊利亞德神聖空間理論中的二元空間之對立，及宇宙原型和重複宇宙創生。但是，伊利亞德所強調的宏觀的神聖空間概念未能解釋五旬節教會信徒在個人層面對神聖空間的體驗。

註釋

¹ “Speaking in Tongues: Medical Study Proves Holy Spirit Praying.” ABC News, 17 July 2008. 擷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bQBajYnEc>.

² 參看 Harvey Cox, *Fire from Heaven: The Rise of Pentecostal Spirituality and the Reshaping of Relig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Cassell, 1996; 以及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³ 「聖靈浸」是一種被聖靈充滿的神秘經驗。

⁴ 謝順道，《順道文集——順道信箱釋疑（四）》（臺北：腓利門書房，2011），頁196。

⁵ 楊天恩，〈五旬節靈恩崇拜〉。載郭乃弘、堵建偉編，《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增修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3），頁257。

⁶ 「大齋期」的正式名稱是「大齋節期」。計算方法是從復活節主日往前推四40日（主日不算在內）的星期三。這日稱為「聖灰禮拜三」或「撒灰節」。從「聖灰禮拜三」到復活節主日整段時期稱為「大齋期」。在這40天，教會會舉辦活動講述耶穌在曠野40晝夜面對試探的事蹟，傳統上這是個嚴肅的節期。信徒在這段時期會有禁食、默想、自省等靈修的活動。

⁷ 楊天牧師解釋，「輕拍」本身是祈禱過程中的一個動作。

⁸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出版社，2000），頁71。

⁹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 81。

質》，頁 86。

¹⁰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

¹¹ 楊天恩，〈五旬節靈恩崇拜〉。載郭乃弘、堵建偉編，《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頁 249。

敬悼李亦園院士

中央研究院士，本學刊學術顧問李亦園先生於2017年4月18日晚上因肺炎引發心肺衰竭，病逝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享年八十六歲。華南研究中心及《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委員會同寅驚悉李先生辭世，不勝悲痛。李先生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無論在學術研究制度的建立或學術議題的開展，皆扮演創設或奠基的角色。李先生畢生致力於人類學研究，著作等身，育才無數，影響之鉅，遍及海內外。李先生向來支持歷史人類學的發展，與歷史人類學研究團隊長期合作交流，亦擔任敝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的《歷史人類學學刊》學術顧問，為團隊和刊物的發展供寶貴意見。李亦園先生辭世，是學界的大損失。茲謹致悼，以寄哀思，並向李先生親屬致以誠摯慰問。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暨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委員會
2017年4月26日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一萬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